

清末民初兩梟雄

張守初

——袁世凱與黎元洪的眞面目

(本文另有插圖刊第二頁)

項城出生安陽落籍

常在書報雜誌上看到「袁世凱在項城老家項上村」或「在故居築養壽園」等記載，不勝詫異！因爲他的項城老家並沒有「項上村」或「養壽園」。筆者籍隸河南省新蔡縣，與項城爲鄰縣，家居新蔡城北五十華里縣境邊區，距袁世凱老家項城只有七十華里（約四十公里），袁氏故舊及部屬多有住在筆者家鄉鄰近者，小時候常聽長輩道及袁世凱家中情形，印象頗爲深刻。

清光緒年間，袁世凱追隨淮軍名將吳長慶往朝鮮幫辦軍務，後任商務總辦，娶朝鮮國王之姨妹金氏，生次子克文，原在家鄉已娶于氏，生長子克定，後又繼續納妾七、八人。據說共有妻妾十人，子女共計二十多人。甲午戰後光緒帝親政，戊戌康梁變法，袁世凱被任命爲四品知府，尚未到差又被升爲兵部侍郎。譚嗣同夜訪，對他說「簡在帝心」，命他赴天津殺榮祿，取代兵權，回京勤王。他去到天津反而告密，促榮祿帶兵返京，囚光緒載恬，慈禧三次垂簾聽政。袁世凱從此成爲慈禧太后的親信，出任山東巡撫，後升直隸總督、北洋大臣，並命其在天津附近之「小站」訓練新軍，形成日後北洋系軍閥。

某年北洋新軍數鎮（民國後改鎮爲師，但實際上兵力約等於現在的軍）聯合秋操大演習，地點在河北省南部，河南省北部數十縣之地區。各鎮統（師長）假公濟私，以少報多，以秋操剩餘經費在河南省北部之彰德府（即安陽縣）修建一座巨宅，以各鎮統私人義呈獻給北洋大臣袁世凱。光緒三十四年，光緒、慈禧相繼駕崩，宣統繼位，攝政王載灃本欲殺袁世凱爲弟報仇，但是恐懼袁所練之新軍權勢，又受湖廣總督張之洞勸告，乃下聖旨：「着袁世凱回籍養病。」袁氏並沒有回到項城老家，而是回到彰德府的巨宅養晦。所謂「項上村」及「養壽園」並不在老家項城，而是在彰德府城北洹水北岸之巨宅。

武昌起義，清廷震驚，電召袁世凱督師南下，袁氏覆電以「舊疾未癒不能應命」，段祺瑞和馮國璋帶兵南下，路過彰德請訓，袁氏告訴他們「慢慢打，等等看」六字訣；這是養敵自重，坐山觀虎鬥，以便挾持清廷向革命軍政府討價還價。

洹水村頭井字巨宅

若說袁世凱寄寓安陽，也許有人不解，因爲關於袁氏的一切記載，從未見安陽字樣。按清朝

稱彰德府，即古代鄴郡，位於河南省北邊，與河北省之磁縣爲鄰，初見於戰國時代有「西門豹治鄴」的故事。再見於東漢末年，曹操平袁紹，收復鄴郡，受封魏王時以鄴郡作魏王都城，漢獻帝仍居許昌京城。晉朝左思作三都賦，描寫吳都建業、蜀都成都、魏都鄴郡，山川壯麗，物阜民豐，人物薈萃，三都賦形成洛陽紙貴。民國建立，裁府存縣，安陽爲彰德府首縣，安陽之名漸爲人知，現在仍爲河南省較大的城市，平漢鐵路一等站。

項上村在安陽城北約三華里，平漢鐵路火車站東北約四華里洹水北岸。巨宅佔地中國舊制九頃六十畝（約合七十甲），爲井字形的建築。井字中央一座四合院爲二層樓房，其他八座院落都是平房，左、右、後三方面都是花園，園中有魚池，即所謂「圭塘」。井字形前面爲外宅，平房數十間，供侍從及僕役居住。大門之西南方有座營房，可容一營衛隊。營房前面即是洹水，爲衛河支流，本來在枯水季河水深不盈尺，而且河床遍布沙石，根本不能行舟。袁氏在洹水東方修築一攔水壩，所以大門左前方約有七、八百公尺長之深水可以泛舟。他也附庸風雅，每於輕風細雨時，頭戴竹笠，身披蓑衣，乘舟垂釣，自稱「項上釣叟」。據說八房妻妾各住一所院落，他自己

居住在井字中央，休閒讀書及會見重要賓客就在此院，曾做五言絕句詩一首：「小樓從地起，老樹與簷齊；開窗憑北斗，翻覺太行低。」

民國五年帝制失敗，袁世凱憤懣而死。妻妾子女共議葬地，最後決定安葬在滬上村東北約一公里處。墓道面積約有南京中山陵三倍之大，且係平地，照壁長三、四十公尺，高約七、八公尺，上繪巨龍，墓道全用青色大石條鋪成。兩旁分列馬、虎、獅、象石雕；翁仲則係現代裝扮，計四文官、四陸軍上將、四海軍上將，都穿大禮服，頭戴高禮帽或揸綬武將禮帽。墓道盡處為拜殿，匾額「景仁堂」三個大字，景仁堂後為袁氏埋骨的巨塚，塚前立一巨碑，上書「故大總統袁世凱之墓」。墓地距曹操之銅雀臺故址不遠，曹、袁兩大梟雄在陰曹地府或許會聯歡吧？

民國十六年馮玉祥主豫，沒收北洋軍政巨頭之產業，就滬上村袁宅設立「河南省立安陽高級中學」，師生兩千餘人完全住校，辦公室、教室、寢室、飯廳及各處室齊全，可見巨宅容量之大。筆者於民國二十四年秋駐防安陽，承蒙「安中」校長趙質宸先生陪同，參觀校內設施及袁墓形勢，親眼目睹，故敢據實陳述，以供讀者參閱。

受騙稱帝人比曹操

有些人把袁世凱父子三人比擬曹操父子，的確有些相似，當然也不完全相同。大家都知道，洪憲帝制是其長子袁克定發動，姪兒袁乃寬協助，楊度等六君子演唱，大總統顧問美國人古德諾、英公使朱爾典鼓吹，袁世凱臨終時深悔受愚騙

。另外一種促使帝制的力量，肇因在於迷信。袁氏每日午飯後小睡，交代書童於下午三時沏上一杯香茶放置在床邊茶几上，所常用的是名貴玉杯；一日書童不小心把玉杯落地摔碎，袁氏驚醒大罵，書童謊言說：「我看見妖怪，嚇得失手摔碎玉杯。」問他是什麼妖怪？他回答：「我不敢說，袁氏更加大怒：『你說！你不說清楚，我就打死你。』」書童想了一想，覺得妖怪不好聽，要檢好的說，才能不挨打：「我看見床上睡的不是大總統，是一條五爪金龍。」袁氏坐起來很溫和地說：「好，好，我不怪你，可是不要向別人亂說。」並且拉開抽屜賞他一百元。事後袁乃寬得知，告訴那個書童：「大總統不好意思承認他是五爪金龍，叫你不要亂說，其實他很高興，本意是叫

你到處亂嚷，惟恐外人不知。」於是袁世凱是真龍天子的謠傳滿天飛，這是他的愚民政策。袁克定所以促成帝制，是他想當太子，以便繼承帝位。首先延攬楊度等人組織籌安會，再分電各省軍政首長，假託民意，以公民投票百分之百，贊成更改國體，又收買京城洋車夫與妓女等羣眾集體請願勸進。最妙的是大總統所慣看的幾種報紙，出版後立即搶購幾張，改頭換面，把反對的消息版面抽去，改排擁戴的消息呈閱。袁世凱利令智昏，認為大勢所趨，自可穩坐江山了。待雲南起義，蔡鍔發出通電，猶認為只是局部反對，發兵討伐。待所親信的四川督軍陳宦、湖南督軍湯薌銘、陝西鎮守使陳樹藩三人反對帝制通電到京，才知道大勢已去，還想撤銷帝制，仍任大總統，但為各方討袁人士拒絕，因而羞憤死

亡，所以後人有「起病六君子；送命二陳湯」的名聯。

泥菩薩變成活菩薩

在陳壽所著「三國誌」中的曹操並不像三國演義小說中的那樣奸詐殘暴，他從兵荒馬亂中扶保漢獻帝建都許昌，獻帝年幼，他如同師保，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也是很自然的事。獻帝成長後，有一次二人發生爭執，獻帝很氣憤地說：「卿認為朕可輔則輔之，不然，卿可取而代之。」曹操跪地叩頭，汗流浹背，連稱「臣不敢」！以其當時的權勢，取而代之易如反掌，他的親信亦曾多次勸進。次子曹植（子建）對他說：「大人豈為文王乎？」他大笑回答：「吾兒深得父心。」這是曹操為了君臣名分不願篡位，而預留其長子曹丕來建立帝業。袁世凱昧於潮流，且受羣小矇蔽，不聽次子克文微言勸告，冒然稱帝，不及曹操多矣。長子克定才學不及曹丕，帝制失敗，父親亡故，做太子不成，落得一場空，沒沒無聞以終，何能與曹丕比擬？袁世凱雄才大略，初似曹操，而終不及曹操的下場。唯有次子克文（寒雲），薄王子而不為，寄情詩書劇藝，風流文采流傳至今，媲美曹子建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正如李白的詩句：「屈平辭賦耀日月，楚王臺榭空山丘。」

黎元洪是清末新軍協統（旅長），並非革命黨人，也不是頑固的效忠滿清者。他膽小謹慎，不敢參加革命黨，但是他曾受海軍新教育，略知世界潮流。武昌起義是三二九廣州起義的延續，誠如國父所說：「然是役也，碧血橫飛，浩氣四

塞，草木爲之含悲，風雲因而變色，全國久鬱之人心，乃大興奮。怨憤所積，如怒濤排壑，不可遏抑，不半載而武昌之革命以成。」

按三二九是農曆，武昌起義陽曆十月十日是農曆八月十九日，所以兩次起義時間相距不到半年。原訂起義日期不是八月十九，因爲革命黨人名冊被清官吏搜去，勢將按照名冊捕人，被迫倉卒舉事，滿清官吏震驚，略事抵抗即逃散。起義軍職最高階級者是上尉洪兆麟，大多數都是士兵級，羣龍無首，深感必須推舉一位較有聲望者出而領導，於是推舉代表去請新軍協統黎元洪。他已舉家逃避，由搬運箱子的挑夫引導找到他躲藏的地方，但是他拒絕參加革命，經過革命代表們反覆勸說與威脅，才勉強隨同衆人去到諮議局，公推他擔任革命軍政府鄂軍都督，他勉強首肯，但不發表任何意見，直如泥塑木雕，所以當時人稱「泥菩薩」或「黎菩薩」。

革命軍攻克漢陽、漢口，清廷震驚，派代表南下請求停戰；駐漢口各國領事承認革命軍爲交戰團體，不再以亂黨相稱。泥菩薩忽然成了活菩薩，向清廷代表提出強硬要求，並且督師猛攻，才像個真正的都督。孫中山先生回國，被選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，黎元洪順其自然的當選爲副總統。南北議和，清帝退位，孫大總統辭職，袁世凱繼任大總統，黎元洪仍任副總統，兼湖北省都督，並遙領參謀總長。別人的成功都是由於自己努力創造，而黎元洪由協統（少將旅長）而進位都督、參謀總長，以至副元首，完全是被動的，順乎自然而成的。

借刀殺人排除異己

武昌起義，清廷震驚，起用袁世凱。袁看清了當時局勢，要藉革命軍的聲勢以威脅清廷，再藉滿清殘餘勢力以阻礙革命軍北伐。國父孫中山先生奔走國事，大公無私，當時首要目的在於推翻滿清，建立民國，至於平均地權、節制資本，則有待以後施行。國父洞察當時局勢，深知袁世凱的用心，當南北代表談判時，聲明如果清帝退位，南北統一，情願辭去臨時大總統，並推薦袁氏繼任。清帝退位後，國父毅然引退，媲美堯舜，可惜袁世凱私心太重，不顧國計民生，就任大總統後，就排斥國民黨，毀棄約法，專權獨裁，而且又想稱帝。當時北方各省軍政首長多與袁氏關係深厚，南方各省軍政首長則與國民黨頗有淵源。唯湖北都督黎元洪位在南北之間，而其人亦爲第三者，所以袁世凱極力拉攏。

黎元洪因勢乘便登上副總統寶座，仍兼湖北都督，並遙領參謀總長；他舉足輕重，偏南則南勝，偏北則北勝，袁氏對他及輾長莫及，難以控制，所以再三請他晉京，怎奈黎氏不肯遠離他所能控制的王國而寄人籬下，也可算是一時的梟雄。武昌起義三武之一的張振武已榮登上將，他認爲黎元洪對於民國並無功勳，不過是個泥塑木雕的偶像，就暗中聯絡鄂人推展倒黎運動。黎氏得知，但不敢公然拿辦，適逢張振武因事晉京，黎元洪乘機密電袁大總統：「張振武圖謀不軌，請予就地正法。」他發的是與袁世凱私人之間單獨密電，袁既想拉攏他，當然代他除害，預料袁

世凱不至於公開密電。袁世凱則認爲機不可失，隨下令捉拿張振武，執行槍決，並面諭以執法處長的名義，到處張貼布告：「奉參謀總長黎元洪密電，張振武在湖北圖謀不軌，着予就地正法：……」張振武被槍決後，湖北人士憤憤不平，倒黎元洪聲浪益形高漲。當張振武的靈柩運回武昌時，湖北各界人士開盛大的追悼會，黎元洪被迫參加追悼，從此他再也不能安然坐在武昌督署中了。

冊封結成兒女親家

黎元洪既遭鄂人反感，在湖北不能相安，只有應袁世凱的邀請晉京了。袁氏老謀深算，自然解釋執法處的布告欠妥，致遭鄂人誤會，表示歉意。大總統對副總統禮遇甚隆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並常登門晤談，終於結成兒女親家（兩家小兒女訂婚後是否結婚不得而知）。黎元洪榮登副總統寶座，又兼參謀總長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樂得安富尊榮。袁世凱拉攏第三勢力已達目的，民國二年國民黨討袁失敗，他認爲全國大部分已在掌握中，野心更大，遂有稱帝的夢想。數次試探黎副總統的意見，他又變成「泥菩薩」了，既不贊成又不反對，王顧左右而言他，交談時只有談天氣，打哈哈。人家常說黎元洪庸碌無能，北方人說「憨人有憨福」，他正是如此。其實他並不是真的憨，他是裝憨，遇事緊閉口，眼睛觀四方，看見形勢有利時再開口說話。

民國四年冬，袁世凱受羣小蠱惑蔽蔽，認爲大勢所趨，決心登龍位。庸碌無能的黎元洪卻能

看出各方反對的暗流，但是他並不進諫，依然以親家的私人身分經常與袁氏會晤，這是他一向拘謹小心，不敢輕舉妄動的作風。到了最後關頭，袁皇帝派遣楊度等人，持冊封「武義親王」的詔書到達黎府時，主人拒絕接見，楊度手捧詔書闖進客廳，見到黎元洪就說：「給王爺道喜！」黎瞪着眼說：「你這不是罵我？我是中華民國副總統，不是什麼王爺，今天我不便招待，你請回去！改天我以朋友的關係請你過來敘談。」這分明是拒絕冊封，楊度等人亦知難而退。黎依然與親家大總統往來，袁氏爲了顏面亦不再談封王之事，他也若無其事的和親家翁閒聊而不及國事。雲南起義，各省響應，袁世凱憂憤染病在床，他也隨同徐世昌等人入侍。民國五年六月六日，袁世

古時佳餚今重現，雉鷄宴獨步臺北。

下箸珍品雉鷄

龍江客

雄雉曳修尾，鶯飛向日斜，空中紛格鬥，綠羽落如花，喧呼勇不顧，投網復誰嗟，百錢得一雙，新味時所嘉，烹煎雉鷄鶯，爪距漫搓牙，誰知化爲蛋，海上落飛鴉。

這是宋代大詩人東坡居士食雉的名作，雉鷄爲人們飲食中的佳餚，由來已久。

雉，鷄類，屬鷄目，形狀與鷄略似。雄者頭頸黑紺色，有綠光，面部紅色，背上部銅赤色，有白斑，尾羽長約二尺，體高大，羽毛甚美，有各種鮮豔的顏色；雌者頭略小，通體淡黃色，胸腹有大黑斑，尾羽較雄雉爲短，體亦稍小。善走，不能久飛，怕潮濕，喜愛乾燥，牠們的食物包括各種植物種籽、果實、嫩草、昆蟲、玉蜀黍等。

雉鷄善搏鬥，精力充沛，有啄蛋癖。牠的種類有：阿姆斯特特雉鷄、金雉鷄、李維茲雉鷄、銀雉鷄等，這些珍貴的雉鷄，多數原產於西藏、緬甸、喜馬拉雅山等山區，臺灣目前所產珍貴的雉鷄有環頸雉、藍腹雉、帝雉等。雉肉氣酸，微寒無毒，脂肪少，主治補中益氣力止洩痢及除蟻瘻。李時珍謂：腦，主治凍瘡；尾，燒灰和麻油傳天火丹毒；尿，主治久瘡。依「食醫心鏡」之說，脾虛下痢，日夜不止，野鷄一隻如食法入橘皮葱椒，五味和作餛飩煮，空心食之。產後下痢，用野鷄一隻作餛飩食之。消渴飲水，小便頻頻，用野鷄一隻五味煮，取三升已來汁飲之，肉亦可食甚效。孟詵曰：五藏氣喘不得息者，作羹臠食。李時珍曰：炙食補中益氣。汪穎曰：食之令人聰慧。陳藏器曰：養之禳火災。此乃雉稟炎離之正氣，應朱火之禎祥，播五彩之繁縟。禮記曰：雉性剛而守禮節。周禮云：大夫執雁，士執雉，雉取其有文采而守介也。「神仙傳」彭祖姓錢名鑑，帝顓頊之裔孫善養生，能調鼎進雉羹於堯食之以壽考。自科技發展，農業普及，山林濫墾，野雉逐年削減，幾將殆盡，多年來，被視爲漂亮、珍貴而得之不易的雉鷄，現在由於有心人士之養殖，雉鷄將成爲未來人們大快朵頤的名菜，饕餮最新下箸的對象。

凱死亡，次日黎元洪繼任大總統，從此泥菩薩又復活躍了，申令恢復民元約法，召集國會，任命段祺瑞組閣。隨後又下令通緝倡議帝制的楊度等六君子及籌安會諸人，雖然並未認真捉拿法辦，但亦有明辨是非，予以申張正義之感。

引狼入室自取其辱

黎元洪的最大錯誤是由於府院之爭，他電請張勳入京調解，引狼入室，以至於溥儀復辟，張勳拖出小孩兒溥儀重座金鑾寶殿，隨派人至總統府威逼黎元洪宣布民國大總統退位，交還政權於清廷，並交出大總統玉璽，然後接受清廷冊封。他攜帶玉璽及重要文件逃入日本使館，電請住在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代理大總統，以維繫國體。當時有人批評他庸碌無能，寄身外國使館，有辱國體；我們設身處地想一想，他無兵無權，不能抗拒叛逆，逃入外國使館固然丟人，但是總比被俘交出玉璽要好一點吧。

段祺瑞馬廠誓師，入京討伐叛逆，張勳兵敗，逃入荷蘭使館，復辟十日即告幻滅。馮國璋入京代理大總統，黎元洪並未要求復位。到民國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，徐世昌大總統退位，直系曹錕、吳佩孚等人以補滿任期爲由，請黎元洪再出任總統年餘。民國十二年曹錕賄選總統，他避居上海，北伐統一後病故，國民政府以大總統之禮儀國葬。綜觀黎元洪雖然庸碌無能，風雲際會，榮登大總統寶座，並無赫赫之功，然而對於建造民國，維護國體，亦有微勞，福壽全歸，可算是「煞人有煞福」了。